南華發覆

南華發覆卷之五

秀水徐世

刻意第十五

上三篇總明在宥篇末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此篇及繕性篇又將前三篇總收上文言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故此篇歷叙五等有爲之人正是不通于道者無自而可有爲而累者人道也苟明天地之道澹然無欲而衆美從之則無自而不可也以其能體純素謂之眞人也無爲而尊者天道也

刻意尚行見世風薄惡嬰離世異俗高論怨誹誹世無道爲怨不逢時亢而已矣窮高曰亢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

之所好也（如鮑焦介子推務光申徒狄之流）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身）而已矣此（太）平（治）世之士（行道設）教（訓）誨（後學）之人（周）遊居（處爲）學者之所好也（如孔子之倫）語（天下之）大功（四海橫流投身戈戟之林戡定禍亂）立（天下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尊主強國）并兼（兼并小弱）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見天下多事不踐危機隱遁）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梅福嚴光之流）吹呴（出也）呼吸（入也）吐故納新熊經鳥申（若熊之攀樹而引氣如鳥之嚬呻）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

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斯皆局于一己之私而不明天德非中行之士也○下引登假至道之人以見無自而不可也若夫不刻意而高若天之自高何嘗刻意無仁義而修雖鑿粉澤及不以爲修無功名而治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無江海而閒閉門即是深山不導引而壽守一處和而形未嘗衰○以其無不忘也惟其不刻意不導引所以無不有也不茹而高而壽也淡然無極無不總也而衆美從之無不有也此便是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下又申明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天地只是一味平平是道德體質非世刻意便不平矣故曰聖人休休焉休息乎恬惔寂寞虛無無爲雖歷險阻之變則坦然平易而無不陂矣明○又平

易二字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死生窮達
毀譽之變不足以滑和不入于靈府是以憂患不入邪氣不能襲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故
其德全而神不虧損也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平易恬惔便是
天運流行也其死也物化物物同體任其變化靜而與陰同德入于窈冥
之門動而與陽同波遂于大明之上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
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三句止見不福先不禍始也去知
與故總不知福先禍始之故循天之理一味平易恬惔故無天災循天理也
無物累不福先不禍始也無人非不得已而後應無鬼責不思慮不預謀也
其生若浮是天行也其死若休隨物化也不思慮不豫謀堯以天下

讓是光矣而不耀諸侯不期而會是信矣而不期下四句止明德全而神不虧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以其精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

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

好惡者德之失反顯前非世之士敎誨之人好惡喜怒悲樂俱道德之過失非天德也

故心不憂樂坦然平易憂患不入邪氣不襲德之至也一而不變生也

天行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是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迕

感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是無所于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無物累無人非澹

之至也光矣不耀信矣不期其寢不夢其魂不疲是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聖人休于恬惔則形不勞也精用而不已

則勞勞則竭已于無爲則精用不竭也復以水喻聖人常應常靜是以不弊不勞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道運行化物纔見不雜不動之清〻此便是虛無恬惔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其神純粹靜一而不變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澹而無爲不與物交澹之至也動而以天行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此養神之道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喻神柙而藏之匣喻養神之方不敢用也不輕用者恐形勞精弊也寶之至也劍尚如此何況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之物而不養乎其名爲同帝以其無象可象目之爲同帝純素之道只是恬惔平易唯神

是守匣而藏之不可輕用守而勿失不雜不變與神爲一一之精通上際下蟠合于天倫與天合德矣是爲同帝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結前尚行尚功名尚仁義尚江海之士以見不及聖人貴精也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結歸處要見抱純素之道者纔謂之眞人其餘尚行尚名之人皆非正正之流非狂即狷也

繕性第十六

嘉定龔　方中仲和甫較

上言有天下者順天道氣運以行不嘗取先王以陳芻狗示人故刻意篇發以平易恬惔乃合天德以其純素之道性神是守能體純素謂之真人也故此篇但言不繕性于俗學俗思只以恬知相養深根寧極而待有存身之道便是體純素之人也不然喪已于物失性于俗倒置之民也

繕修治也性於俗學以陳之芻狗六經也以求復其初太初之質滑汨沒也欲於俗思尚行非世以求致其明明其道德謂之蔽蒙之民刻人蒙蔽不知所向滑沒于俗學俗思反障蔽其性命之真是蔽蒙也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雖生而無以知為用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

恬交相養（正知時不妨恬正恬時不妨知知恬交養）而和理出其性（恬養既久其性體露然自有融和之氣出矣）夫德和也道理也（道德只是和順）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則事事合宜）義明而物親忠也（盡己之謂忠）中（既）純實而反（通）乎（物之）情樂也（樂主和○以）信行容體而順乎文（天理之節文）禮也（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由于節文而無情實是虛套也由情實而無節文是無理也）彼正而蒙（自）己之德德則不冒（人有其德所以不濫）冒則（濫及于俗學俗思所）以物必失其性也（下正明其不蒙己德濫及之所由）古之人在混（然）芒（昧）之中（即竅穴未鑿之本體）與一世而得澹漠焉（恬知也）當

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 鬼神守其幽以見陰陽和靜四時順序災害不生而 羣生不夭 折也 人雖有知 彼此澹漠 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以其彼正而蒙巳德也 逮德下衰 要見冒則物必失其性皆不以恬養知者 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雖順而有以知為者所以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 有坂泉涿鹿之師是安而不順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 仁義禮樂 治化之流澆醇散朴 釋上 離道以善 大道廢有仁義 險德以行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也 然後去 淳樸之 性而從於心 為仁為義為忠臣為

孝子○既人各有心心與心識知而後有不仁不義之行機智漸生而不足以定天下矣天下既不可定然後附之以文禮樂益之以博載籍文滅質樸博溺心知然後民始惑亂務文務博冒濫下俗學俗思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正見繕性于俗學欲以求復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是蔽蒙之民也由是觀之世道愈趍愈下不惟世喪道矣道亦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喪世矣是世無道也道知人何由興乎世世喪道矣是亂世也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是無道也世無以興乎道是無時也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聖人知道不行隱其德也隱故不自隱聖人未嘗自隱世不能用是世隱之也○又解

（不自隱）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謂之隱）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與）命大謬也（可見世不能用世隱之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一于濳漠不見有一毫作為之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退藏于密）深根寧極而待（以待其時）此存身之道也（處亂世不為苟存有明哲保身之道便是隱也非伏身非藏知也以其）

古之存身者不以（才）辯飾知（驚愚）不以知窮天下（繕性于俗學是知窮天下也）不以知窮德（滑欲于俗思是以知窮德也）危然（獨正貌）處其所（處此深根寧極）而反其性巳（要見聖人出處俱有着落不似今時猖狂妄行此便是以恬養知也）又何為哉（言無可為也何也）道

固不小行(離道以善是小行也)德固不小識(險德以行是小識也)小識傷德(是以知窮德也)小行傷道(是以知窮天下也)故曰正已而已矣(危然處其所是正已也)樂全之謂得志(不傷道不傷德是謂樂全樂其道德之全是謂得志)○又講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得志)也謂其無以益其(全德之)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得志)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樂性命之樂始爲得志軒冕之樂非得志也何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禦)其去不可止(性命之眞何有來去)故不爲軒冕肆志(喪其平日所守之志)不爲窮約趨(于)俗(學俗思○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天下返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深根寧極而待)其樂彼

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于外物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喪已之道德而荒于外物失性命之真而滑欲于俗學俗思是不知所本而遂其末謂之倒置之民也正結繕性于俗學滑欲于俗思是蔽蒙之民也

秋水第十七

檇李徐肇森質可甫較

自駢拇至繕性總明應帝王之餘意此秋水一篇直發道之大由前天道篇云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和者謂之人樂以此而觀能體純素謂之真人者非也便是太宗師遊乎天地之一氣者之人也以其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齊物也逍遙也天道也人道也無自而不可也世俗但知軒冕之樂而不知道之樂樂之大也故有至樂

秋水時至水不至秋不大故以秋水命篇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分渚之與涯兩涘而來不辨牛馬遠望不明水之廣大不能辨別牛馬於是焉河伯姓馮名夷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

（盡爲巳有莫我若也）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水天一色不見水之端倪）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海若也）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世間道理萬般只聞得百件）以爲莫巳若者我之謂也（申明上義何以莫巳若）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以仲尼之聞爲少以伯夷之義爲輕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道德淵玄汪洋無際實難窮詰其遠近小大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則幾局于仲尼之聞伯夷之義以爲莫巳若也）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河北既自量知醜今之局于井底者亦可以少愧矣）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局于小兒之人不可告以大者）拘於（井中）

之虛也夏蟲蟪蛄之類不可以語於冰者言趍世之人不可陳于往古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鄉曲之士被名教束縛不可語于道者束於教也今爾既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知平日之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若不知自己之醜而遽以道語之是奏韶武于聾俗矣今爾既知醜不妨語于大理矣○汝要知天下之水莫大於海道也萬川歸之喻仁義禮樂百家衆技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注焉不滿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酌焉不竭春秋不變水旱不知七年八澇不增十年九旱不減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為何自以比海形於天地而受氣於

陰陽以成此形○以吾形在天地之間以天地之大吾之形在天地間就如猶

小石小木之在大山尋不着也方存乎見少形小之不暇又

奚敢以自多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巳○下又解自少以此看來不獨北海爲然計四

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四海尚似礨空

況北海之在大澤此其小之小者計中國之在海內中國海中之一洲耳不似

稊米之在太倉乎中國在海中如太倉中一稊米耳看不見也○上言中國之小下言

中國之人號物之數謂之萬凡物之有名相者號數有萬人處一焉人處

萬物之中止充一數此合太虛之間凡可名者諭之也人卒盡也九州穀食之所

生養舟車之所通載人處一焉其在九州之內人只處一件此合鳥獸草

木論之也此其比太虛之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
人在萬物中如馬體之毫末耳○況五帝之所連揖讓也三王之所爭奪
仁人之所憂患任士之所勞悴盡此矣言所爭所讓不過馬體之
毫末耳○況伯夷辭此馬體之末以爲名仲尼語此馬體之末
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何也以其賠于大理不自知醜耳不似爾向之自
多於水乎亚似向之自多于水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也河伯曰然則吾大
天地而小豪末可乎以其上言天地之大毫末之小是以言可乎北海若
曰否不可○何爲不可夫物量無窮不可局于小大時無止時之遷流不止
分無常盈虛之數消長不一終始無故生死循環往復無迹○豈可定天地之大毫末

[之小乎所以不可也]是故大知觀於遠近[觀遠于近觀小于大]故小而不[爲]寡大而不[足]多[何也]知[物]量[之]無窮[也]證曏今故[以古證今以今明古猶後之覩今猶今覩昔]故[雖]遙而不悶[也]掇[拾取也]而不跂[雖難掇昔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後何跂之有以是而]知時[之]無止[也]察乎[天地]盈虛[消長之數盈則有虛]故得而不喜[消則有長故]失而不憂[以是而]知[定]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坦塗坦平大道也]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終則有始始則有終何有于故故者一定之陳迹也以此觀之]○計人之所知[知量無窮知時無止所知有限]不若其所不知[不知之知無極也]其生之時[天地毫末有形之形小也]不若未生之

時無形之形也○何也大以其至馬體毫末之小求窮其天地至大之域是故迷惑昏亂而不能自得其細大之分也由此觀之既至小窮至大之域尚迷亂不得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言不知定其小也○倪者緒之之兩頭取以爲分別之義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言不知窮其大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也○此一轉又將大小二字換作精麄重重入細說向道理上去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直不盡而止非大止于此也自大視細者至于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夫精小之微也精者細之極垺大之殷也垺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

故異便大有大便小有小便此勢之所必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以其有形謂之精麤○若其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能分至細之倪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不能窮至大之域○要見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也可以言論者尤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是物之精也至于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何言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也○便見物量無窮也○前云有小大到此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察粗麤一致美惡一貫矣是故大人之行以其不同同之之謂大也不出乎害人亦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以物推志之謂完也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亦不因人成事不多

食乎力（不竭人之力○有萬不同之謂富也）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行不崖異之謂寬也）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德成之謂立也）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執德之謂紀也）聞曰道人不聞（可道非常道也）至德不得（無智亦無得也○這繞是何也以其知道之大不敢自多也○承上又一轉）大人無己（斂）約（守）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爵祿既不足以勸）若物之內（戮恥既不足以辱然則）惡至而倪貴賤（貴賤從何而倪）惡至而倪小大（小大何自而分）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頭頭是道何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尊君抑臣自貴而相賤也）以俗

觀之貴賤不在己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以貴賤差等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之為稊米也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因其所小而小之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因其所大而大之也則差等之數覩矣以貴賤功用觀之因其所有貴賤有小大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貴賤無小大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何也有無就如東西相反一般彼看此東此看彼西然有西必有東有東必有西不可相無也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有無功用之分定矣不可定有不可定無也以趣操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趣仁非桀趨暴非堯彼此相非）則（是非之）趣操（無定）覩矣（又引証以見不可定）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燕王也）讓而絕（同爲退讓一帝一絕）湯武爭而王白公（勝）爭而滅（同一爭也而有興有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各有其時（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未可以爲常也（一定常賤一定常貴也○況人之器用才技稟性各各不同何可槩論）

梁麗（屋棟）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器用殊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技能殊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旬張也）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禀性殊也以貴賤爲常）○若故曰盖師是而無非（師堯之是而無非乎）師治而無亂乎（師堯舜之治而無湯武之爭乎）是未明天地（盈虛）之理萬物（順逆）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有上無下也）師陰而無陽（有順而無逆）其不可行明矣（天下未有治而不亂是而無非者）然且語而不舍（畢竟師堯之是而非桀師堯舜之讓而薄湯武之爭是）非愚則誣也（殊不知）帝王殊禪（相傳謂之禪）三代殊繼（子受于父謂之繼○各有其時）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白公爭而滅也）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湯武爭而王也可見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貴賤之門小大之家實難定也何也知是

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也〇又一轉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既無是非貴賤然則我何適從吾何辭何受何趣何舍吾終奈何爲乎不爲乎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而賤賤而貴性復相尋是反衍也無拘定趨舍而之志與道大乖蹇何少何多無少無多是謂謝施施而不受也無一而行爲乎不爲乎是執一而行也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何辭何受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何趣舍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無爲也無不爲也有何畛域〇雖則兼懷萬物其孰承翼其孰承翼者不承私福私德而行也是謂無方無方者不執一而行也所以不

孰一而行者為何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辭受取舍不可恃乎其成一虛一滿不定位乎其形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時不可止知時之不可止也消息盈虛終則有始知終始之不可故也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正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年不可舉時不可止無動而不變未有始而不亂無時而不移未有貴而不移賤者可見不可恃乎其成也○又何為乎又何不為乎夫固將順其自化而已化則不孰一而行也有何為乎有何不為乎河伯曰既貴賤小大聽其自化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趨吉避凶之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必明夫坐作進退之

機權權者天地之大經惟聖者能用之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不以物害已者
物不得而傷也○下正見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溺富貴利達皆水火也寒暑弗能害窮通得喪將之寒暑也禽獸弗能賊
強貪靡角是禽獸也非謂其薄之也非謂其與物相薄而物不能害之也以其言察
乎動靜安危之機寧於禍福倚伏之變謹於去就趨避之地是以莫之
能害也非薄之也故曰天在內恬漠也人在外修為也德在乎
天天德而出寧也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以虛無恬惔為本以達理
明權為位○是則蹢躅高下而宛轉屈伸反乎道之要妙而語言不能盡
極也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纔有安排造作之私便是人爲也故曰無以人滅天凡繫竅于人爲者是滅天天也滑欲絡思也無以故滅命凡不知遊避而竄身于水火之中者是以故滅命也無以巳所得而殉名喪實○此便是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巳者所以戒河伯曰若如謹守吾言而勿失是謂反其眞矣此其所以貴乎道也○此下正明無以人滅天言人生世間不消營爲爲也行不爲也行一足也行多足也行無足也行皆天機自動何可易邪驢鼠五技而窮騰蛇無翼而飛知巧何爲爲風則無爲而爲聖人所以大勝也大勝者勝于無爲也夔一足憐蚿賢多足蚿憐蛇無足蛇憐風無形風憐目目形綴于此明流于彼目憐心心則神遊物表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零卓行貌跳躍之也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蚿曰不然（非吾使之然邪）予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不知其足之多也）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不用足也）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風貌）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蹴我亦勝我（秋衝也）雖然夫折大木（伏天下行道設教之大賢）蜚大屋者（能化盖庇天下之大聖）唯

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不勝于知巧人爲而勝于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已）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此爲大勝也○下引孔子明大勝之聖人無以故滅命也）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此何時也而尤娛樂調琴）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禍患）命也求通久矣而（道）不得（行）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欣欣然人樂其性）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痒痒焉人苦其性）非知失也時勢適然（時有利不利也不在知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

生者烈士之勇也烈士尚然況知道之士而悅生惡死也知窮之有命
諱窮久已而不免命也知通之有時求通久已而不得時也臨大難而不
懼者聖人之勇也正是我勇於安命之時豈有所懼也由處矣處於聖人之勇
矣吾命有所制矣制于命而已無幾何將甲者進辭孔子曰
以爲陽虎也故誤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設爲問荅者
正見莊子衆小不勝爲大勝也公孫龍能困百家窮衆口勝于小而不勝其大也公孫龍趙人
辯士問於魏公子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
行能合人之同異能離人之堅別辨白然不然不然者然之可不
可不可者可之困百家之知百家之知我能困之窮衆口之辯衆口之辯

我能窮之吾自以爲至達已所謂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今吾聞莊子
之言汒焉猶望洋也異之渺汒無涯恣肆莫辯使我驚異不知論之不及
與若以爲論不及我能窮衆口之辯知之弗若與若以爲知弗若我能困百家之知
今吾無所開吾喙使我口不能開何也敢問其方不知夫子何方之依乃能
若是公子牟隱几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
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何以見樂吾跳梁乎井幹
欄也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甃井缺而成崖赴水則接腋兩腋拍水
持頤緊閉其口蹶泥則沒足滅跗前小足曰跗還虷蟹井中亦虫與
科斗蝦蟇子莫吾能若也汝之困百家窮衆口以爲至達者亦若此耳且夫

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言他之樂莫吾若也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不能各足却步而退于是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失其所以為樂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不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

負山商蚷馬蚿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麤焉此便是極妙之言也而自適一時之利者自謂能困百家能窮衆口自以爲至達是非埳井之鼃與以爲莫已若也且彼指莊子方跐履也黃泉之下而登大皇之上無南無北空曠無涯奭然四解儵然立于四虛之道淪於不測如海之不爲頃久推發不以多少進退無東無西始合於玄妙窈冥莫測反於大通隨往無礙無適不可也○你言至達莊子反於大通之道方爲至達你言何方之依此其方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猶以爲論之弗及與知之弗若與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正如埳井之鼃跨跱一壑之水自以爲至也不亦

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邑名餘子子庶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邯鄲國中所能之步又失其故行矣以管窺之見而欲得莊子是非之境極妙之言不惟不能學吾恐將失其故行也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舊日所習謂之故言不要學行還去守汝本等學問不然連自已舊業一失便無着落矣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龍辯士也生平全靠這張口嘴舌人困人今日被魏牟貶淺一番不能復辯了逃走也○此段要見莊子不以得殉名者爵祿不足以爲勸不爲軒冕肆志者也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

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言其骨雖貴無益于巳）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生雖賤亦有足樂以賤易貴可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此下正見莊子不為窮約趣俗戮恥不足以為辱也）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鳥鷩不棲者我能止之）非練實不食（竹實人所棄者我能食之）非醴泉不飲（泉甘如醴者我能飲之）於是鴟得腐鼠鵷鶵

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正如凡鳥不知鳳之飲啄高潔而以腐鼠嚇之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今之嗜富貴利達戀戀不舍惟恐失之不知至人以此爲腐鼠也觀惠子之知可發一笑結以濠上觀魚便見莊子自適其適非外物之適也得性命之得非軒冕之得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向之所荅也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既已知我不知魚之樂而問我我所以知之濠上

也子既知我我所以知魚也○魚之樂而人不知魚之樂于水也有道之樂而世俗不知要見至樂無樂也

至樂第十八

當湖孫弘祖令弘甫較

此篇言人有活身之道纔謂之至樂而非世俗以苦爲樂者也世人只因生關看不破故多累達生死之分者自適分量而已且一氣變化終在陶冶之内何爲乎何不爲乎物固將自化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先將至樂虛虛問起○設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爲至樂奚據纔活身奚苦焉而避奚樂焉而處奚當從而就奚不當從而去奚所當樂奚所當惡先以入者爲問然後次第詳明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

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美服音聲所以養形不得而憂反傷其身所以愚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積財以養形積財而不盡用疾作何爲反傷其形所以外也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貴者本欲尊崇其形患得患失謨謀日夜安其榮寵之私反戕賊其形矣所以疏也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人之所以求富貴者本爲延壽益命今惛惛久憂反累其形所以遠也烈士爲天下見善矣見善于人是求顯榮其身也未足以活身不能活身吾未知

言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千古而下名稱達聞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君臣義也三諫不聽當逡巡卻去而勿與之爭也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足活身不爭名亦不成不足活人誠有善無有哉還是活身的為善活人的為善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總前四段苦身疾作思慮善否烈士見善不過圖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耳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果樂耶若身疾作果不樂耶不得美服厚味則俗以為苦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而趣者誙誙然誙誙趣死貌如將不得已畢竟要行而皆以此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言有

樂處吾以無爲誠樂矣無爲便是眞樂又俗之所大苦也世俗不知眞樂以無爲之樂反以爲苦故曰至樂無樂樂之眞所以無樂至譽無譽譽之至是以無譽無譽無樂俗之所以爲苦也天下是非天下以無爲誠樂之是而爲大苦之非以世俗所樂之非爲了最樂之是如此觀之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吁明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能存身便可以定是非矣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淸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下出化之所以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二氣混芒恍惚而不知所從出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又且恍忽混芒而不見其所爲象○不芴萬物職職各職其職皆從無爲而殖故曰天

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人能無為便與天地混而為一入出大化之中任其、錄鑄彼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往返遊戲出入死生是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也能活身方為至樂可以定是非矣○上言人也孰能得無為哉此段明莊子達情通命之人故不以死為悲正見其能得無為之人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盆瓦缶也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同于眾人而哀察其始也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正見芒乎忽乎而無從出乎氣

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形氣轉變順四時循序而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以天地爲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死生去來元無形影順時序運行聽其自化而已人且偃然而寢爲何而哭是以止而不哭也○上明氣變而有生所以不哭下明生非實有總是化而已矣是以不惡支離叔忘形與滑介叔忘心二人觀於冥伯之丘墓也其墓在崑崙之虚黃帝之所休黃帝亦嘗休息乎此俄而柳瘍癤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動貌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四大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地水火風如塵之聚集耳死生

爲晝夜（死生猶夜旦之常）且吾與子（至冥伯之丘以）觀（人之）化而化及（于）我我又何惡焉（化者有生之常豈有人之化我獨不化所以不惡也○言人稟陰陽之氣變化假之而生以富貴壽善爲樂而不知髑髏深矉蹙頞以此爲苦正見吾又未之樂之果樂邪果不樂也）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白骨貌）有形撽以馬捶（馬鞭也○將前富貴壽善貧賤天惡撰出）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妄求富貴敗名喪儉）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遽要律而不能以道事主國破家亡）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不仁不義不孝不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貧賤天惡）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高邁年齒衰敗）故及此乎於是語

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向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此皆人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説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何有亡國之事無臣於下何有不善之行亦無四時之事何有凍餒從然以天地爲春秋何有年壽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恐其言之謬妄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髑髏以死爲樂而以富貴壽善爲勞累所以蹙頞也○此下言聖人處世當順時應機爲宜此至樂無爲之道不可輕易妄擬匪人彼必相與異

故惑未免有人惑則死之患也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褚布袋也不可以懷大世俗以富貴壽善爲樂不可告以至樂無樂綆短者綆井繩也不可以汲深言知量淺短之夫不能窮至道之深玄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生成而形有所稱適也夫不可損益增減不得一定不易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仁義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至治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黃帝神農至治之道不得則惑未免心神惑亂人惑則死彼必以焦勞煩懣發病而死矣吾是以憂之○又引喻以

明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以其異故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御迓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言此至樂之道自養可也不可養人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富貴壽善美服好色音聲此其世俗所養也語以至樂無爲之說不惟惡聞且驚懼眩惑而逃遁之矣○又奚以夫譊譊爲乎吾恐其驚而至于惑也○下言物之好惡不同以見先聖應物以適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

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水一也而有死生至樂一也而有苦樂彼必相與異其好惡適其形者好之違其俗者惡之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能有短長稽小者不可以懷大所以不同其事名止於實循名責實義設於適適當其才具而已不可告以過也明斯二者是之謂條達而福持有條理而明達誘人入善之方而無人惑則死之患矣是謂持福之道○末結以形形形相禪化化無窮要見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一氣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形氣順序以行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以我爲養而生乎予果以汝爲死而歡乎不過順其

種類之自化耳種有幾得水則為㡭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爲繼得水土之際水附岸處則為鼃蠙之衣即青苔生於陵屯青苔生于田中高處則為陵舄車前草陵舄得鬱棲糞壤也則為烏足草名烏足之根為蠐螬蟲也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蝴蝶乃胥之別名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軟無皮殼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此一化自烏足中來最強健乾餘骨之沫又化而為蟲名為斯彌斯彌為食醯蠛蠓也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蠛蠓生頤輅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軦黃況生腐蠸腐蠸生瞀芮皆虫之相生耳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羊奚

草名根如蕪青其根若比連久不生筍竹則生青寧青寧生程越人呼豹爲程程生馬馬生人秦孝公時有馬生人人又反入於天地化物之生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也○無形無象之中而莫知所從出此天地無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有則足以游身出入遊戲大化之中而不嬰物累此是眞樂也故名至樂

南華發覆卷之六

嘉禾金秉鍾子彝甫較

達生第十九

此篇全章發揮至樂言修身者達此生原是虛假不爲形軀所累棄世遺生形全精復蹈火潛行不窒不熱而物不傷也此其所以爲至樂

達生之情者（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雖有而不有也養之何爲所以）不務生之所無（美服好色）以爲（苦身疾作思慮善否）達命之情者（命有所成一毫不能增損）不務知之所無（富貴壽善）奈何（而安之若命）養形必先之物（聲色貨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多積財而不得盡用）有生必先

無離形形生本不相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者我也嗒焉喪其偶
是生亡也○形者正如生之傳舍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
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悲夫者悲世俗多聚財貨養此身形以爲足以
存此生主形之生而不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則世奚足爲哉
則世間之人何足以備物而養此身形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人生
世間衣食交際所不能廢者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既不能免則爲累大矣夫欲
免爲形之累者莫如棄世莫如恬惔無爲棄絕世事則不務生之所無以爲棄
世則無累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無累則正平無累則不知形之所以養不知生之
所以存遺形忘生便與天地萬物合而爲一是正平也正平則與彼更生天地萬物

更相生化矣更生則幾矣幾於無爲之道矣人也孰能得無爲哉○又申明上義事奚足棄事何爲而要棄而生奚足遺而生何爲而要遺棄事則形不勞無勞爾形也遺生則精不虧無搖爾精也形不勞是全形也精不虧是精復也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是正平也正平則與彼更生矣何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天職蓋地職載凡在蓋載之內莫不因之以生所以爲父母合則成體頭圓足方成其形體散則成始歸于未始有始之先形精不虧是謂能移形精不虧之人乃能與造化推移而更生也精而又精反以相天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而天地萬物之精即我之精是則不獨與天爲一而反足以贊助天人之化育矣○此下言形全精復之人不惟相天入金石蹈火火而不窒不熱者神全故也以見苟得于道無自而不可也子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不礙也蹈火不熱不熱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戰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真純之氣之守也非血氣之氣所以言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何以便能不窒不熱夫奚足以至乎先物出不得先物也是色而已既同是形色之物何以相先則物之造乎不形之形而止乎無所化守其純一之氣夫得是而窮之者得是不形之形而守其純一之氣者物焉得而止焉物不得而障礙之矣所以相先也何以至此復又申明彼將處乎覩乎冥冥聽乎無聲不淫之度而藏乎窈冥莫測無端倪之紀立之本原而知遁乎神也

何也以其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萬物之入于機出于機是終始也壹其性遊乎物之終始是一其性也養其氣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是養其氣也合其德之處不淫之度藏無端之紀是合其德也以通夫物之所造得是而窮之者是通乎物之所造也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聖人之道也物奚自入焉物無隙而入所以不窒不熱不慄也○下又申明不窒不熱之所以夫譬之醉者之隧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醉與不醉之人隧車同而犯患異者其神全也乘車亦不知也隧車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以言神全之人總不知有死生驚懼是故遻物而不慴也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物不傷害而況得全於天之人而可傷乎聖人藏於天藏乎無端倪之紀故莫之能傷也是以不窒不熱○下又明不傷者以其無無情于物而物不傷也譬之復讎者不折鏌干以其無情也雖有忮害之心者不怨飄瓦飄瓦中人而人不忮者以其無忤也是以天下平均以見全天之人物不傷者無情故也天下之人既已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不忤不忮之道也不開人之天鑿竅人爲人之天也而開天之天無識無知如飄瓦之無情是天之天也開天者德生無爲而爲是德生也開人者賊生有心而爲是賊生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天在內人在外內天行而外人爲如此而行民幾近乎以其眞人之道也○此下正見不

（厭天不忽人承蜩人也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天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曲背之人持竿）承蜩猶掇之也（猶手拾之妙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以五六月精神停審累二丸于竿首而不墜）則失者錙銖（所失者錙銖之間耳）累三（丸于竿首）而不墜則失者十一（所失不過十之一耳停審愈精而技愈妙）累五而不墜（乃無復失）猶掇之也（雖然吾技至此亦不易得）吾處身也若橛株拘（身若橛株之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如枯樹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唯一意專志蜩翼而不分視聽于天地萬物）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吾有道若此）何爲而不得

是以猶掇之也○又引孔子以不分二字點破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吾以此道見之痀僂丈人矣○斯皆一其性養其氣合其陰陽五行之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所以不溺不失也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渡也乎觴深之淵淵名津人操舟若神便利之極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善游之人不獨于水無日而不能若乃夫沒水之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不待見舟以其尋常行動出入有水無水有舟無舟未嘗不操存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不可以言傳也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以其習以成性不見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彼（習熟之慣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舟之覆淵猶車却于陵也〇舟）覆車却（雖）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以見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胷次者是以忤物而不懼也）惡往而不暇（此便是善游者數能也瓦注之諭以見津人之巧不矜生也若重外者必不能没水恐其溺也）以瓦注者巧（注擊物也）以（帶）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矜也）其巧一也（瓦鉤金所注之巧則一）而有所矜（惜者）則重外也（重鉤金也）凡外重者（必）內拙（不止于注亦不止于舟大凡以外物爲重者必喪已于物也所以爲内拙）

（〇下引單豹張毅以見重外之人矜生故也是以傷生）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學養生之道）吾子與祝腎遊（既遊其門必有聞于）

夫子亦何聞焉有何所聞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謙言已不過糞掃門庭之人有何所聞威公曰田子無讓不必謙讓寡人願聞之願有所聞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鞭其後則前者自行能達生便是養生也達生之人不重外也不重外者物不得而傷也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務生之所無以爲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務知之所無奈何者高門大家也縣薄縣帷薄于門小戶也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內拙也

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外重也）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二子雖養生而不知生之所以養是重外也重外者內拙是不鞭其後者也斯皆不能察安危寧禍福謹去就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者也○又引孔子之言爲律）仲尼曰（雖）無入（不妨）而藏（雖）無出（不妨）而陽柴立其中央（如槁木之枝立乎不入不出之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其養生之至也○畏塗之所以明世人但知戒遠而不知戒近知富貴壽善養生而不知美服好色音聲之所以殺生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此爲知也）人之所取畏者（知畏盜之殺人而不知）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能殺人）而不知爲之（敝）戒者過也（這便是不

善衛生之過也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以臨豕之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患也養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以白茅爲薦藉加汝肩尻乎彫刻俎器之上言尊貴之至也則汝爲之乎汝肯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寧處貧賤而生不願富貴而死也自爲謀則苟生有富貴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有文禮之案之上聚僂筐貧之中則爲之世俗之樂舉群趣者誣然如將不得已而爲之誣爲彘謀則去之不如食以糟糠錯諸牢策自爲謀則取之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于彫俎之上則爲之所異彘者何也自比其身不如彘者何也物欲蔽之也○引桓公爲問者正見今之富貴傷生者自傷之也物

何嘗傷人以其外重所以內拙也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倦怠失魂之貌數日不出齊國賢士有姓皇子名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桓公欲霸而未得忿怒滀積鬱抑之氣精神昏亂散而不反則爲不足鬱抑之氣上而不下陽散陰凝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陰發陽伏則使人善怒不上不下上下不和中身當心則爲病此其自傷也鬼惡能傷公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水污處有履神名竈有髻竈神戶內之煩壤戶內糞掃之餘積雷霆處之鬼名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之鬼躍

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之鬼）處之水有罔象（之神）丘有峷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之神）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桓公所見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車上之横木）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桓公始疑爲妖故懼而成疾皇子以一覇字微言挑動是以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鬭雞之喻要見物與物何以相違兩物相靳所以鬭也今養生之人造乎不形正如望之似木雞矣物焉得而止焉所以不鬭也渾然太樸之德全矣無隙可乘）紀渻子爲

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言其堅敵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聞嚮而應見影而動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雖不鬬而欲鬬之氣未消十日又問曰幾矣幾于可鬬矣又釋上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不應影嚮矣望之似木雞矣其樸實之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德全則神全神全之人蹈金石入水火而不變不窒是謂無敢應者反走矣○此段言德全之人安于性命之眞順物之自爲而無容私是以入水不溺也

孔子觀於呂梁水中有石絕處曰梁縣水三十仞七尺曰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傍）流而拯（救）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夫子見其水中出沒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後見其行歌自若所以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齊回水）與汨偕出（汨湧波）從水之道（從水行之道以出沒）而不為私焉（不以己私與之）此吾所以蹈之（之方）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陸也）而安於陵（不知其為陵此為）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不知其為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不知所以入不知所以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然此其所以為命也〇此下言無己私之人

不惟蹈水火至于百工技藝無入而不自得也梓慶梓人名慶魯之巧匠也削木為鐻

一云鐻樂器似夾鐘鐻成見之者莫不驚異其猶鬼神魯侯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

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散其氣也氣聚則神凝必齊以

靜心靜心便是齋不敢懷慶賞非譽是靜心也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

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不動貌忘

吾有四枝形體也七日後輒然忘四肢形體是忘我也當是時也無公

朝不知慶賞爵祿也其巧專而外滑消不知非譽巧拙也然後入山

林觀木天然之性不待彫斲形軀至似矣然後成見鐻然後順其

[現成之鐻形而成之]然後加手焉[加手刻削之]不然則已[若不得美材寧止而不削○是]則以[我之]天[然]合[物之]天[然]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此便是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通乎物之所造其天守全其神無憎器之所以疑神者其在是與與者不敢自是其削之善欲以質之魯侯也○馬[illegible]達生之人雖能蹈水火入金石神用無方矣又不可輕試過求過求未免有敗]

東野[姓]稷[名]以[善]御[馬]見莊公進退中繩[若繩之直]左右旋中規[若規之圓]莊公以為文弗過也[組織之文不過是也]使之鉤百而反[圓而驅之如鈎百反而不止]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信稷之技精以闔言為妄是以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知馬之敗]曰其馬力竭

矣而猶求焉以此知之故曰敗此下總明上之削鐻累丸操舟蹈水皆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者以其靈臺虛靜不窒所適未嘗不適者是忘適之適也工倕堯工名倕旋而蓋規矩以手旋物而蓋于規矩○以其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故其靈臺之地常靜一而不窒塞也○重申明指與物化忘足屨之適也屨忘于足以其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帶忘于要以其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內無知故不內變外無是非故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言形與物化之人在水適水在火適火至于削鐻弄丸無往非適以其忘適之適也故其靈臺之地常虛靜而無窒礙下言有此道術之人要樂天知命安于貧賤為無為事無事不可飾智驚愚修身明汙此便是保身全生之道若

如不善藏護眩惑于人抑亦非有人禍必有天殃也戒之慎之有孫休者踵門而驚

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不見德于人謂不脩也臨難

不見謂不勇不見義于衆謂不勇也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

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

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

是謂無爲而爲所以不恃長而不宰爲而無爲所以不宰今汝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

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

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非先生惑之也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爰居也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

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莊子自謂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無往非適之旨是已養之物不可以養人何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恐其惑也今休款啓款小孔竅也啓開也形如孔之開所見小也寡聞學識淺陋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小鼠以車馬樂鴳小鳥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吾恐其驚而遂至于惑也要見造是道者必須學問廣博知識高明之人乃可趍承管窺之見以蠡測海之人聞之正如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惡能無驚乎哉惡能無驚乎哉

山木第二十

宣城詹應鳳曰至甫轍

此篇以山木命名者極言世俗薄惡材與不材俱是招災惹禍之端未免有中道夭折之患惟乘道德而浮遊能虛已以應物其孰能害之也孫休不知出此反以飾知驚愚修身明汚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無中道夭于聾盲跛蹇亦幸矣又何暇天之怨正見孫休露才揚已不能深藏若虛也處世之道當如是乎更與人間世參看○山產也產生萬物也又宣也能宣散氣生萬物也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

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既不得以無材棄之亦不得以有材忌之處世亦可近似然而非道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于世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不見有材譽之亦不以無材毀之一龍一蛇或屈或伸與時俱化隨世汚隆遷變而無肯專爲不執一而行也不可得而凡不可得而聖圓轉活潑莫可端倪一上一下或在田或任淵無非以和爲量浮游乎

萬物之祖衆父父也未始有物之先窈冥莫測之地所以物物而不物於物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則胡可得而累邪似此行遊既不飾智驚愚又不修身明汚何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群人處世之法則也汝不知處下尤可處上之道最難若夫萬物之所貴重人倫之所傳習則不然交合則從而離之功成則從而毀之方剛廉潔則從而挫之抑尊顯則從而擬議之有所爲則虧損之賢則謀賢則忌而媒孽之不肖則欺不肖則欺侮之然則材與不材之患胡可得而必乎哉不可必也悲夫悲人情之險惡如此弟子志之欲免乎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言非道德之鄉材與不材俱不能免也○市南宜僚教魯侯刳形去皮酒心去欲便是乘道德而浮遊之人也是以免乎

累市南宜僚（居市南姓熊名宜僚楚人）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事神以邀福尚賢以輔政）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可謂盡矣）居然不免於患（居然安然也言不應有患而居然不免）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魯侯不知致患之由以其敬鬼尊賢而欲除之則淺矣又說箇譬喻）夫豐狐（大狐也）文豹（豹有文采也）棲於山林伏於巖穴（安其固陋可謂）靜也夜行晝居（愼其出入可謂）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謹其邀求無害于人可謂）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原無

罪于人而居然不免者其皮為之災也患之所由生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空其形棄去其皮洒濯其心去其私欲而遊於無人之野遊于無何有之鄉這纔是除患之術敬堯尊賢不亦迂乎○此下明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釋上建德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無巳私也與而不求其報無人我也不知義之所適無分別也不知禮之所將無往來也猖狂妄行率性而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生若浮隨寓而安其死可葬其死若休無適不可吾願君去國捐俗棄去世俗專為與道相輔而行輔道而行則可以免乎累矣○下又為孱弱之夫沉溺愛河不即解脫者加一鞭策君曰彼其道

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江無舟難渡山無車難行奈何而可市南子曰君無形倨是刳其形也無留居是去其皮也以爲君車則可以行也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是洒心去欲也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空曠無涯莫測其際轉行轉遠而無所終極送君者皆自崖而反私愛情欲知識孤爲儀送之具皆自崖而返矣正如太末虫處處能緣不能緣于火焰之上君自此遠矣便與道相輔而入于無人之野矣故有人者累有人者有已也有已則有累見有於人者憂此不獨國

（凡見一枝一能于人者皆招患之端是爲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帝力于我何有哉此便是不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無人也）除君之憂（不見有也）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是建德之國也○上語意巳足又將虛巳遊世立譬作結極佳）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呼其撑開迴避）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矣）向也不怒而今也怒（何也）向也虛（無人也）而今也實（有人也）人能虛巳以遊世其孰能害之（人之所以有患累者只是不能虛巳能虛巳之人便是乘道德而浮遊者也患何從生○下引北宮奢抱樸守一虛

巳遊世免患之人也北宮奢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為號奢其名也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歛民財以鑄鍾為壇乎郭門之外郭門之外為壇以鑄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鍾架有兩層故言上下之縣此編鍾也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慶忌之所以問者見其成之疾速恐其藏仁要人故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一其心志無敢更設他術奢聞之下出一之間之所以既彫既琢復歸於朴奢嘗聞此一語吾遂侗乎其無識侗乎無識貌儻乎其怠疑亦無心于懈怠疑慮萃乎芒乎任物之萃乎集芒乎出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侗乎其無識也從其彊梁彊梁者我亦從之隨其曲傅曲傅者我亦隨之○儻乎其怠疑也

因其自窮因其力之自窮不强其所不堪也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不以物挫吾之志而況有大塗者乎何況有大道之人而不能虛巳遊世者哉自然不物于物也○下引太公任弔孔子者以見有人者累見有于人者憂也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汝知之乎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玄鳥也其爲鳥也翂翂翐翐不能奮飛之貌不露才也而似無能不見能也引援而飛彼此援引而飛以示弱也迫脅而棲以求安也進不敢爲前不敢首事恐先人也退不敢爲後不敢落後恐取嫌也食不敢先能讓善也嘗必取其緒人棄我取也是故其行

列不斥（不惟同列不斥逐）而外人卒不得害（各依人家外人亦不得而害之）是以免於患也直木先伐（才也）甘井先竭（美也）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于患也）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自伐其能者人必從而毀之矣）功成者墮（歸功于人）名成者虧（而抑損之）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便是以德分人也）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道之行也而不以有道自居得行其志也而不以功自任）純純常常（純一其心平常其行）乃比於狂（乃比于猖狂而不知所往者同）削迹捐勢不爲功（亦不爲）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若伐己之能顯人之所不能是

責人也既無責人人亦無責也至人不聞子何喜哉此至人之行不求聞達者也子何以有聞爲喜哉是以幾不免也孔子曰善哉孔子禮法之士犯患見逐何也以其見有于人也太公任一言而悟遂稱之曰善哉善哉者喜其言之善也辭其交遊去其弟子人之所以接交遊集弟子者欲有聞也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人獸不亂羣不驚羣也入鳥不亂行其行列不斥也鳥獸不惡而況人乎人之所以有患累者以其驚群動衆矜張其有是以不免能虛己以遊鳥獸不惡而況人乎便是外人卒不得害也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之後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

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或曰爲其布與布貨財也赤子之布寡矣寡少于璧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累多于璧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璧以利合此子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利交者遇有患害則掉臂不顧而去之惟恐其後也何不相棄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父子一體也愚有患難如救然冒之急惟恐其燎也何不相收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以利交者利窮則絕想當時從遊之士亦有遂名奔利借交于門牆者是

以迸窮禍患之後無誑乎其疏散也孔子曰敬聞命矣敬聞先生之教矣徐行翔佯不自得之狀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不爲揖讓之禮于前交淡若水也其弟子之愛敬益比尋常更親也加進也淡以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虛緣而行情莫若率眞率簡便○虛緣則于道爲不離眞率則自適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弟子無挹于前也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此便是假人之亡也又何以聞爲喜哉不喜也此下言人當安貧順時時勢不便不可強行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帶也係履履散以索結之而過魏王惠王也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病困曰憊莊子曰貧

也非憊也何以為憊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此所謂非遭時也設喻以明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之良木也攬蔓其枝攬枝而蟠結之如蔓之附木然而王長其間雖羿善射逢蒙羿弟子不能眄睨也遭時之士雖有百發百中之手段而莫之盼睞者良由所附者高所親者大縣閔多而弱藪衆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與攬蔓其枝非有加急而不柔也為何振動悼慄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惟其所處之地不善故不足以伸其長技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不可得也此比干

之見剖心徵也夫比干之見剖心者以直道而行昏上亂相之間比干剖心此爲誑驗今日苟安性命于亂世以爲幸矣而欲無憊其可得乎所以憊也○下引孔子歌猋氏之風者以見士有道德不能行只宜安命順化正已而待之已耳不悅生不惡死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月不火食左據槁木几也右擊槁枝策也而歌猋氏之風歌古無爲帝王之風以見志有其具有枝策之具而無其數節奏而無有其聲而無宮角不調音律木聲與人聲犁然如泥犁分土釋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然拱立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推廣已之心志而造大也至于無所終窮也愛已而造哀也恐其過哀于愛已之聖而遂及于難乃呼而告之曰回無受天損易生定貧困是天

損無受人益難外來富貴爲人益無始而非卒也未有始而不終者人與天一也天損人益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天乎人乎天損人益總未可定也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天道運行萬物以發泄其氣也窮桎天定也吾敢遠天乎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流行坎止與之偕逝而已何可易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所以待天者或饑或渴順天地氣化而已何損于我是不受天損也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利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桴是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利于物不私于已無益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富貴

外來之物于巳性命分上無預○無功爵祿如盜竊然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何益于我吾若取之何哉所以不取也又引喻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燕也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不宜所處之地目尚不視肯居之也雖落其實棄之而走走而不取者惟恐富貴傷身也其畏人也而反襲諸人間巢于堂皇之上此其所以爲知也社稷存焉爾以況并棄爵祿之人天下樂推而不厭以爵祿寄之者欲以存社稷也斯謂無受人益之所難也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禪之者言其萬化之多形形相禪而不知其誰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人與天損二俱不受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

益天之益也有天損亦天之損也人之不能有天樂富貴而不知安窮枉是性然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以見今日不受天損者順天道氣化以行正已而待之晏然體逝而終其身矣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此下正見人益之難受言世之見得忘形見利忘真者誰肯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入于無人之野是以不免于患也莊周遊乎雕陵之樊樊籬也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可同一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大而不逝目大而又不覩蹇裳躩步何鳥之狀執彈而留之未發覩一蟬方得美蔭樂其樹蔭之美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螳蜋執草翳蔽而欲搏之見有所得而忘其形也異鵲從

旁而利之利其所有見利而忘其眞見螳蜋之利而靡其不逝不覩之狀是忘其眞也莊周怵然驚惕曰噫物固相累螳蜋累雀而蟬累螳蜋二類相召也蟬召螳蜋螳蜋召雀彼此相召是以雀召我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以周犯其栗林之禁故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戶庭弟子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吾爲守形之學以逐鵲之故而忘之是觀於濁水而迷於淸淵未免見利而忘眞也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入俗必問禁從其俗則不敢違其栗林之禁矣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其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

辱吾所以陛不庭之蓋悔也此篇起以山木末結以才能之人不當見有于人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美惡與人無預所以不當見有于人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處功成者祿名成者虧便是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也安往而不愛哉天下之所樂推也孰能害之

田子方第二十一

鹽官陳昌懲仲修甫較

篇首田子方稱谿工而不稱順子者以順子不見有于人也知道之不可以言傳也惟虛緣葆真正容悟物使人之意消耳子方莫可名狀無可稱謂所以不稱也此便是不教不議虛往實歸之至人也當與德充符互看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子方文侯之師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以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文侯意謂子必有所師不稱師而稱谿工何也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

子文侯曰然則夫子既有師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何以見其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眞則不變雖虛已應物而體疑然清而容物清者患于太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德也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滑欲于俗學俗思之人見其虛無恬惔寂寞無爲奔名競利之念不覺渙然惟其悟物之妙有難以語言形容所以不稱說也○要見說道之人與行道之眞亦大相逕庭可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言順于履踐懸遠不可近及何也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今吾聞子方之師不令而行不言而化吾形解而不欲動一向

矜其血氣以爲仁義今順子不令而行是以形解而不欲動也口鉗而不欲言一向陳于往古以明聖知今順子不言而化是以口鉗而不欲言也吾所學者眞土梗耳言所學膚淺如土梗然爲棄物耳無益于己吾之所以不能深造夫道者是魏累之也夫魏眞爲我累耳言其不能剗形去皮灑心去欲所以爲累○此下正明不假言說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消也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務虛文而不求實效而陋於知人心日用事爲之際無非是心陋而不知吾所以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有以發益于我也出而

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向也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威儀詳序于折旋俯仰之間從容一若龍一若虎機知變化言笑風生其規諫我也似子語言懇惻其訓道我也似父敎戒深至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口不言而飲人以和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豈容更有言說○此下發明夫子存乎道而玄感之妙非言意可及要見道由心悟不在言也囘陋而不知依倣而行交一臂而失之所以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蓋以馬喻夫子神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瞠直視貌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者夫子言回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者夫子辯回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者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回可謂得夫子之至矣及乎夫子奔逸絕塵去速而不見塵也言其妙處不可知不可及而回瞠若乎後者何也下發奔逸絕塵夫子不言而人信從不黨比而人自周至無器而民蹈乎前無君人之器而民自歸往而不知所以然而巳矣不知夫子神用之所以然故瞠若乎後矣此吾之所以問也仲尼曰惡可不察

與言此而日用不知何可不深思省察夫哀莫大於心死言人哀莫大于日用不知此心下落是心死矣而人死亦次之也○盖人有心如天有日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以日爲比方法則也有目有趾者待是是日也而後成功日成見功足成行功是出則存日出而作是入則亡日入而息萬物亦然萬物莫不以心爲法則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死則有待也而死生則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有待也而生而不化以待盡有待也而死效物而動日夜無隙效者順成之也人喜亦喜人言亦言目成見足成行動作紘爲日之與夜無有間隙而不知其所終不知此心之所終竆也○天地之氣薰蒸然以其成形死生窮達饑渴寒暑日夜相代而知

命不能規乎其前也丘以是日徂以此心日出日入與其自爲而與之日徂而已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日用事爲之際不明此心而失之而瞠若乎後者可不哀與此所謂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也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言此日用事爲之際更當深思自得向汝言不得說不得言說得的還是我的汝殆著乎吾所著也與汝分上無于彼已盡矣除日用之外無別有也而汝求之以爲有有所未盡而不爲汝發明是求馬於唐肆也言其不自省察而于我求是求馬于唐肆也唐肆安得有馬求我安得入道○汝不知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你北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是吾服汝也甚忘汝之亦言亦辯是服吾之服也亦甚忘更須盡情洗滌無一毫舊染是甚忘也設有毫毛知解未盡未免以有道自居而心不虛便爲障道根本矣是以要忘

雖然汝奚患焉無患莫把捉也雖忘乎故吾雖忘乎服吾步趨之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忘忘者不忘是不忘者存也○下引老聃言行小變而不失于大常正見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也孔子見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慹怖也似非人形若槁木一般孔子便坐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眩惑與其信然與信夫子之所得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獨者專志也專志于一也老聃曰吾游心於物之初太初也窈冥之門也孔子曰何謂邪曰昏昏悶悶心困焉而不能知蕩蕩默默口辟焉而不能言物之初言所不能言知所不能知也○雖然嘗為女議乎其將略議乎其形似至陰肅肅嚴凝所以

肅肅至陽赫赫舒散所以赫赫肅肅出乎天肅殺之氣出乎天陰根陽也赫赫發乎地陽剛之氣發乎地是陽根陰也○陰陽婞精兩者交通成致中和而萬物生焉此亦是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之義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萬物于是乎出是物之母也宜其幹旋萬化而爲之紀矣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有形便屬物矣物與物何足以相先惟其無形乃能紀持衆形也○雖無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似有一物主持之者而莫見其功不恃以爲功生有所乎萌芒乎惚乎而無從出乎萌乎恍惚死有所乎歸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歸于窅冥始終相反乎無有端倪頭緒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非此爲之紀且孰爲之宗誰爲之宗主而紀持萬化者乎此便

是物之初也孔子曰物之初已言之矣但不知將何以遊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而行之者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纔可名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願聞其遊樂之方曰得物之初者之人欤生萬變就如草食之獸不疾易藪猶草也水生之蟲不疾易水猶水也○鼠肝蟲臂易水也均是物也又何惡之所以不疾也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易水易藪雖小有易其水草一也鼠肝蟲臂形體雖小有變其本然之大常不失也○是以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喜怒不入是至美也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萬物以天下爲所一天下是大常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得天下之大常而同乎萬物則萬物于我爲一矣萬物既與我爲一則四肢百體將爲塵

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死生尚不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得喪禍福死生之一束無介意也○既不介意于得喪又何有于隸是以棄隸者若棄泥塗至貴國爵并焉何也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不失其所貴者于小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且萬物之化何有終極其變可勝計也夫孰足以患心既貴在于我而不失于小變所以此心無患也何爲不樂眞樂也已爲道者解乎此言爲道之人無所別圖解乎此而已○言此道之妙不假言說不假修爲恐後人泥斯二者故復下一錐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言夫子之德既配天地夫子天地也天不言而自高地不長而自厚而猶假至言以脩心猶假言說修爲然則古之君子孰能脫焉古之至人

中孰有脫于語言文字而為道者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酌取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以其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至人雖不修而不妨順機應物豈為物而修而為者哉以其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既不脩而物不能離者何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雖不修不妨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天豈為物而高而厚而明也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如醯甕中之蠛蠓微夫子之發吾覆也被仁義聖知蓋覆此心空過一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不知得至美而遊乎至樂無言說無修為是天地大全而無遺剩之全道也○此下言儒服之士知此道者少也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

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士之服物具有表則非漫然者○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纔可以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知天下山川之險阸地形之脊慱而後可以貢方物緩佩玦者事至而斷能隨機斷決○有道之士不假外飾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道豈在服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令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孔子也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

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吾所以言少也○取譬近事以況無心于富貴利達而不知富貴利達隨之矣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奚之飯牛自適未嘗有干祿之心故飯牛而牛肥牛亦得自適其性而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廩浚井而不以死生動心故足以動人成邑成都受禪皆動人也○言世俗之人爵祿不入死生不動尚且動人況得至美遊乎至樂之道而不動物也所以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離者何也以其真也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畫史也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儃儃舒閒貌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

衣槃礴臝解衣露形君曰可矣神閑氣定意在筆先是眞畫者也言手道只是一味眞無修飾無作爲任眞率意而已無別有也○此下要見有道之士用行舍藏有道則現無道則隱調而應偶而會曾無縛着之心也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太公望也而其釣莫釣無曲釣也非持其釣有釣者也有鈎之釣也常釣也日如是而釣文王察其賢知其寓意于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恐以政授匪人所以不安欲終而釋之不用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民之所以生者天也今夫丈人者天也何忍釋之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屬告也昔者寡人夢見良人先王也黑色而頩乘駁馬而偏朱蹄一蹄偏赤號曰寓寄也寄而政於臧

丈人釣人也庶幾乎民有瘳乎民之所以不安其生者無天也臧丈人天也寄而治之疾有瘳矣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而所欲之當行其言也文王曰然則卜之又恐諸大臣父兄疑而不信故曰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當遵先王之命不可有他疑又何卜焉不須卜也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不施新異民便也偏令無出不顯已能無專為也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壞散其羣聚之衆無私福也長官者不成德無私德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守在四夷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不可得而親疏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效力者衆不知所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

侯無二心也不二三其德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言善政雖行之于一國而尚未廣施之于天下以見文王有天下之心是以臧丈人昧然而不應若不聞也泛然而辭泛泛而辭不甚堅確○文王朝令而夜遁而臧丈人宵遁之矣終身無聞言其隱遁之妙終其身不敢有聞于世也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文王之德猶未至邪又何以夢為乎又何假于夢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國柄非細事也以一釣徒赫然師尹于士民之上未免羣下致疑以夢為者聖人之大權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文王不過直循人情于一時耳無可識議○此段見有虞氏死生不變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

盈貫盈滿也貫鏑也措杯水其肘上肘平可措杯水于上言定也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發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于弦上言其精妙也當是時猶象人也形似木偶伯昏無人曰是有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下驗明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而向高山背臨深淵其足大半垂于虛處揖御寇而進之自非氣專神王惡能若是御寇伏地汗流至踵吾人盡生平所學所造臨死生患難纔見尋常穩帖不穩帖世之自瞞自昧以有道自居者至此假不得也不免汗流至踵也彼至人者德充于內神滿于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適所以臨險厄而神

氣不變也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以其志在眩惋人目是以遇險阨而怵然也爾於中也殆矣夫足以占爾胸中矜持之念惕然危矣夫○此段見百里奚爵祿不入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疑其得失不介于心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栩栩自得而但未知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言無有過人之見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來是其來去是其去我原無去來有何憂于得失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言無過人也豈獨得失之非我抑且不知其

在彼乎其在我乎不知其可貴者在彼乎在我乎其可貴在彼邪則亡乎我言令尹之貴若在于令尹則我原無貴○若其可貴在我邪亡乎彼則無貴于令尹矣方將躊躇方將四顧退想于天地之間誰貴誰不貴者則在彼在我皆忘之矣○又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所以憂喜不入也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貧賤不能移是知者不得說也美人不得濫富貴不能淫是美人不得濫也盜人不得劫威武不能屈是盜人不得劫也伏戲黃帝不能遊心於物之初是以不得友也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豈可與之友也死生亦大矣而尚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而可變也宜乎三去不憂三爲不喜也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潛行不窒入乎淵泉而不

濡入水不溺處卑細而不憊處貧賤危厄之地而不困憊充滿天地道充塞乎天地之大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既以與人已愈有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也〇未結以無論貴之與賤要在存乎道道之所在無適不可存亦可亡亦可得亦可失亦可無所不可也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有亡國之徵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凡之所存者不在凡而在道凡亡而存道所得多矣何損于我是不足以喪吾存也夫凡之亡既不足以喪吾存則知楚之存不足以存存也〇所存者楚也非道也存楚而非道何以守國是亡楚也由是觀之則知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言外物去來無有定在然則世世之得喪禍福非實有也知道者

靜已待

[illegible]可爲也

知北遊第二十二

秀水徐世淳中明甫較

此篇總發揮此個道體知不得言不得見不得聞不得爭倮倮赤灑灑無絲毫染汙方爲了當不然金屑雖貴落眼成塵也○前以混沌竅鑿分而爲識爲知令死生不變爵祿不入之至人旣返樸還純無以知知爲用也此知之所以北遊也北沉冥之地北遊者遊于幽暗不明之地也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玄是道）登隱弅之丘（弅起立貌）而適遭無爲謂焉（已是相見了也）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以其有知所以發問）何思何慮則（纔）知道何處何服則（纔）安道何從（而入）何道（而趨）則（纔）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荅也（以其無爲

謂所以不荅非不荅不知荅也不知處最親切一杓惡水没頭潑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白道之似登孤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復以前三問問乎狂屈狂屈曰唉荅應聲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四辯莫能談其狀吐露不出雖忘其言猶知有道便不似矣知不得問反於帝宮以黃帝無爲而爲是以反于帝宮見黃帝而問焉復以前三問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只爲分明語脈令所得遲○道無名從何而知無處無服始安道道無形從何處安無從無道始得道道無方從何處得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無爲謂與彼狂屈不知也其孰是耶三人者孰爲是耶黃帝曰

彼無爲謂真是也以其不知答也狂屈似之中欲言而忘其言似乎近道而非也我與汝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夫知者不言開口成雙句揚眉落二三擬意不得思索不得也言者不知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陳睦州見人入門便問是甚麼臨濟見人便棒德山入門便喝撥火敲床應機領會是不言之教也以其不言而化不慮而爲使人之意消也道不可致道無形無相何從而致所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德不可至上德不德至則未免着迹仁可爲也仁者心之德就有可爲也有爲便不似道矣義可虧也義于道有疎親其可虧損之也禮相僞也虛文飾貌于道不實所以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以生生之德而輔相之失德而後仁以愛仁利物而賛襄之失仁而後義以事爲得宜而相成之失義

而後禮禮文節目而補助之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美觀而不實是謂道之華以其相僞也是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者去華而務實也損之又損之絶仁棄義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未到無爲之地甘露瓊漿皆毒也洎至無爲牛溲馬勃無非藥也一莖草可以作丈六金身用所以言人也孰能得無爲哉今已爲物也樸散而爲器矣欲復歸根復命至于無爲之地不亦難乎是爲難也其易也其唯大人乎今欲反其道德之易者其唯行不言之教之大人乎○在大人分上則不難何也他見得生也死之徒方生就是方死死也生之始方死就是方生孰知其紀孰知陰陽之氣二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是之爲之紀也人之生氣之聚也生者塵垢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死生氣之聚散

耳若死生為徒知死生為一氣行變而不失于大常小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萬物死生存亡同一體也又何分別是生非生是物非物是其所美者生也為神奇其所惡者死也為臭腐而不知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一氣之所鎔鑄耳何貴何賤何死何生是以聖人故貴一得其一萬事畢一者無為也與天地合德與萬物同體是得至美而遊至樂者其唯大人乎所以知不得言不得也○此下直遺其知知之所以北遊也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

我與汝終不近也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不知之知是真知也此其似之也似者想像之謂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低頭繞撥意謁子過新羅何況知所以不近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知道之言也○此下明道之所以不知不言者何也觀天地之謂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天何言哉四時有明法而不議節候氣序曉然有定制而不犯商量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君上臣下父先子從織而衣耕而食此理現成無待言說聖人者原天地之大美而達萬物之成理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口玄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萬物既有成理又何有作爲觀於天地之謂也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天

下足所以不作不爲也今彼神明至精之妙而與彼彼物之百化物已死生萬變方圓異象莫知其根也然是根也而不知扁然而與萬物遷轉變化自古以固存者是也言此道之大六合爲巨可謂大也未離其內何嘗出于範圍之內秋毫爲小可謂小矣未嘗離乎矩集之外畢竟待之以成形體天下莫不以此而或沈或浮而終身不故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是以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既陰陽運行而不忿序此便是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以死生者是也惛然恍忽貌若亡而存不妨無乎不在油然流行貌不形而神不妨大呼則大應小呼則小應此其所以至精也萬物畜之養之而不知可見道之在天下日用常行而不知當面錯過也正見無爲謂眞是

也以其不知也不知是眞知此之謂本根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者紀也知萬物之根則可以觀於天矣便知大美不言明法不議也○前言無知是道之根本此下直明日用常行如何體任是以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是正汝形也一汝視天和將至形既正則知此身與天地萬物爲一是一汝視也既一汝視則天和將至也攝汝知無思慮則精不搖也一汝度出入以度形不勞也神將來舍既精不搖形不勞汝神將守形也德將爲汝美油然不形而神道將爲汝居惛然若亡而存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道之故被衣之言未卒齧缺睡寐所以被衣大說這便是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也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

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有道之故自持者媒媒晦

晦形容其晦晦昧昧無識無知無心而不可與謀無道之可謀也彼何人

哉故復贊之曰彼何人哉而于道之親切乃能若是箇裡本無元字腳虛空誰敢强安名道之一字沒處著落所以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

是天地之委形也委積聚也地水火風四大聚合而成非實有也不獨身形不有生

亦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是天地之委和也陰陽交通成和而後有氣氣變

而有生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既生則有性有性則有命死生

得喪禍福之變天地之行也順成而已矣誰是汝身下莊子又爲戀戀子孫者頂門一針不憔身非汝

有至於孫子亦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蛻也形形相禪正如蟬蛻
殼一般誰是汝有○以此之故所以空空然行不知有所往處不知有
所持食不知有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非吾之身也以此觀之
又胡可得而有身身尚不有又何得有夫道也○此下又把道之一字泛論一論耶
言此身與天地蕩物俱是彊陽之氣又何貴乎道所言道者生物之根也傳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貴在
虛緣葆眞隨機應物不執一而行乃爲大得之人也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
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必齋以淨心心有窒塞不
通而疏瀹之澡雪而精神精神未潔者澡雪而滌濯之掊擊而知知識之瞭
固者掊擊而碎之纔可達道夫道窅然難言哉窅者與妙深玄不可言語極其高深

是以難言哉言不得也雖然且將爲汝言其崖際粗略夫昭昭生於冥冥天地日月之昭昭而能爲者皆生於窈窈冥冥之中有倫生於無形萬物職職而有倫類者皆從無形無相而生精神生於道天非精神無以運地非精神無以載日月非精神無以照臨萬物非精神無以生植精神生于道道爲萬物之母此之謂本根也形本生於精陰陽構精而成形也而萬物雖以形相禪而生亦各有倫類故九竅者胎生胎生之竅有九八竅者卵生卵生之竅有八言雖是無形無象之中而生亦各有成理以明神氣之不可爲也其來無迹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其往無崖忽乎芒乎而無有象乎無門無房無出入限礙無周遭遮障四達之皇皇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矣○有能邀於此者四枝強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思慮

恂達不思而知不慮而爲耳目聰明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也其用心不勞調而應偶而會其應物無方不執一而行大和則大應小和則小應也天不得此道不高地不得此道不廣日月不得此道不行萬物不得此道不昌此其道與道與者言此道之爲物言其崖略而已不能盡極也且夫博之不必知求道者欲以博而知道可不必知也辯之不必慧欲以辯而言道可不必慧也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以明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有知有慧而不爲加益十年九勞而不爲加損之而不加損者無知無慧而不加損八年七旱而不爲損者聖人之所保也聖人知道之不可損益所以保其不知不慧也淵淵乎其若海深之又深而能精焉魏魏

乎其終則復始也神之又神而能物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是以運量萬物而不匱任萬物之長短修遠運行生殖而不匱則君子之道是君子開物成務體物而不可遺之道彼其外與通於天地者德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萬物資始乎此而不匱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此其道與行乎萬物者道也中國有人焉此莊子自謂也中國設有一人焉非陰非陽誌公有云人皆被十二時辰轉我能轉十二時此便是不屬陰陽者處於天地之間寓形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直且爲人耳而不知將反於宗將反於未始有物之根宗也自其根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喑醷氣聚貌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雖有彭祖之壽殤子之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如白駒之過隙耳○

又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而不知此身如聚沫如空花是非於空花聚沫之中是知不知是非之境者也又何有于人貴人賤哉所以知與不知言與不言俱用不着也○又一𫝑旣是壽夭相去須臾之說而又有君臣父子尊卑先後之序之謂何果蓏有理草木無知之物亦各有條理而不紊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人倫之中等列高下雖難于辯別所以相齒而有序也聖人遭之而不違聖人遭遇于君則爲君道遭遇於臣則執臣道而不違抑亦過之而不守不守一定貴一定賤也何也以其調而應之德也如拎戲然此唱彼和調而應之德也此便是運量萬物而不匱偶而應之道也空空然如木偶而應之胷中原無所有道也此便是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帝之所以興王之所以起也又明須臾之說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

而已無有幾多光景注然勃然莫不出焉倏焉而出油然漻然莫
不入焉倏焉而入言其運行之速頃刻不停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
哀之見死則孤悲是生物哀也人類悲之入則族類悲惜是人類悲也解其天
弢墮其天袠弢弓囊袠衣囊言人有軀殼如天以弢袠拘之今去而之死是解之隳之也
紛乎宛乎四大分張之時手脚肰亂魂魄將往清輕升天重濁歸地萬般將不去惟
業隨身也乃身從之身亦隨魂從之乃大歸乎大歸乎者非弱喪而不知者明
乎坦途知終始之不可故者之人也是乃大歸乎也要見不形之形也既不形之形是形之
不形也是人之所同知也人皆知此不形之形要非將至道之
人所務也至道之人纔知此身是不形之形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所以

論道而非其道也何也彼至則不論彼至道之人昏昏默默者知此不形之形就是道體是以不論也論則不至纔有言說便爲不至明見無值道不可見見而非也無相見可求見便不相值矣所以辯不若默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惟其無聲無臭一以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也邀于此者秖是而行則于道爲大得之人也○上言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者何也以其非將至之所務之人不知此不形之形就是道體離此別求是離波求水也所以言汝惟莫必無乎逃物道之于物于言名異而旨同同歸于無何有之鄉而已至道之士至則不論者知此不形之形便是道也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期定其所乃可莊子曰在螻蟻舉螻蟻而言者以明有情無情以至土木瓦石無所不在也曰何

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舉標質而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正獲司市之官名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狶大豕也監市之履狶以知其肥瘠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于下賤者以明道之不逃乎物也明矣是以言屎溺也瓦甓也汝唯莫必必定在一處無乎逃物物外無道如金作器器器皆金也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道既不逃物則知言道者之言亦不能離物而言之矣○請看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名雖有異其實則同以況道言物三者雖異其指則一也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觀之道之於物同合而論

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淡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寂寥虛豁而已吾志無往焉無可馳求而不知其所至不知所至之處去而來不知其所止任去任來而不知所止止于無止也吾已往來焉遊于無何有之宮而不知其此身之所終窮彷徨乎馮閎惟彷徨乎無門無房四達皇皇虛廓之天蕩蕩然無絲毫掛礙也到此田地亦不易得須要有大知之人入焉而不知其道與物之所終窮也物物者與物俱無際既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有死有生有終有始者何也所謂物際者也所謂際者是不際之際既是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不過天地彊陽之氣聚散而已何嘗實有死生來、謂盈謂虛謂衰謂殺所謂與物無際

者彼為盈虛是際也非盈虛其實無盈虛是不際也彼物也為衰殺其實非衰殺彼物也為本末本為始末為終其實非本末彼物也為積散積為生散為死其實非積散也可見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然則為稊稗螻蟻為瓦甓屎溺者誰與道之不逖乎物也明矣既是道與物不得異然則言道者之言又豈異乎所以見不得聞不得言不得也達道者遊于無何有之宮而巳○此下引老龍吉神證至則不論也○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戶而入奓開也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嘐然嘐放杖嚮聲放杖而笑曰天稱老龍曰天知予僻陋慢訑無所得故棄予而死巳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

矣（言夫子狂言無所復發今則已矣莫吾發也）夫弇堈弔（老龍）聞（神農）之（言）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為一方眼目以其有所宗稟而不敎壞人家兒女）今（神農）於道秋毫之端萬分（之中）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老龍）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而可不知藏其言于無言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冥冥猶默默也）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所以至則不論矣○此段總明道之所以言不得知不得聞不得者何也言此道體離心緣相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有無相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所以知不得言不得聞不得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

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天地）可以賤（萬物）可以約（藏密）可以散（彌漫）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非道也是聲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是色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是音教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也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所以馬祖三問黃蘗三度喫棒雖問道者亦未聞道聞道者即不問也道無問可道非道大愚所以揑拳問無應可名非名丹霞所以掩耳無問問之是問窮也問窮則不言也尊宿之所以敲床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無內則無知也耆舊之所撥火以無內待問窮以無知待不言若是者外不必觀乎宇宙而見內不必知乎大初而知是以不必過乎崑崙而求不必遊乎大虛而會○如此則頭頭是道物物全真也這便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上雖是無問無應可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矣尚有無之一字在故撰出光曜問乎無有以遣之也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似有似無

罔象無形所以不得罔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無聲空然無形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言體道者其誰至此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道至乎光曜是無矣未免有無在遠光曜也不得便是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今既為無有矣但不知何從至于窅然空然而無無無也○捶鉤之喻言道造之于無用為用尚有用在至不用也無始得謂之無無也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即純氣之守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不分他視惟鉤之察是用之者是不失毫芒之用者假不用者

也以無用爲用也此爲有無矣尚未至於無無是以長得其用也而況乎無不用者乎不用也無是謂之無無也物孰不資焉萬物所以資始乎此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此其道與至此緣爲之至道○下復問明有無與無無無何以相別言無無者先天也有無者後天也有是德無是道聖人之愛人也亦乃取法乎後天生物之德也便是長得其用也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之先仲尼曰可古猶今也今之天地日用猶古之天地日月何可不知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似知之今日吾昧然似無知以此觀之今何以知古是以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最初無心而問不生

知解神者先受所以昭然也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
纔起意見便是知識用事障蔽靈明是昧然矣且又于知識上求神宜其不明也
無古
則
無今
因有古是以有今
無始
則
無終
因有始是以有終
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畢竟先有于孫而後纔有子孫也明矣何不可知之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止矣不消應矣○承上意發明先天地生
不以生
去
生死不以死
去
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
有待也而死有待也
而生死死生雖各有待皆有所一體而不相涉豈是以生去生死以死死去死生生也
有先天地生者物耶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物也太極也
物物者非物
物于生天地萬物者非可以物名之也無極也無無無也
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
所以不得

先物猶其有物也無已言死生變化俱屬後天是以生生不已化化無窮也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體物而不可遺者亦乃取於是者也亦取法于後天生物之德也○此下又問無無之人不知何以遊心于無無之天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古之人任緣葆真是外化而不化也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今之人先性于俗是內化而外不化也○然則與物化者俱一不化者也既俱有一所謂不化是則安之所謂化安之所謂不化然則日用將迎安與之相靡相順而與之俱化乎必與之莫多莫多者不求多于人也不求長于人者而後可以與人相將迎也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

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言狶韋氏有狶韋氏之圃黃帝有黃帝之圃各自爲樂各適其適而已不可守定内外執一而不化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非此世之行道之人各立門戶各人守定師說執一己之是而心不化故以是非相韲也彼此相排相擠也而況今之人乎古之君子尚然而況今之人而可執一不化而不非是乎所以要相非也聖人處物不傷物聖人善處物情不求多于人各適其適而順物應緣渾融無迹與人將迎所以不傷物也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然後爲能與人相將迎若此而遊則可以將迎矣○向下又言與人將迎雖物不傷未免有哀有樂哀樂相尋逆旅萬物以其知遇知能固不若無知無能之爲愈也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樂極悲生哀又繼

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言世人非樂即哀非哀即樂除去哀樂無可寄心是以為物逆旅耳夫人但知求利達之遇而不知所不求遇秪知謗謗謂能能而不能所不能人豈有終生有知有能久久畢竟要到無知無能地位要見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今既不能免就不若安于無知無能之為得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畢竟要有知有能始為得意而不知為物逆旅耳豈不亦悲哉所以悲也至言要去言至為要去為何也安于無知無能也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必欲齊世人之知要有知有能故曰弗知內矣知之外矣弗知之淺矣又曰弗知乃知乎知乃弗知乎孰知

知